

# 挺进深蓝

■常树辉

不绝地给我们介绍情况,他的声音随着颠簸有些断断续续,但我们这一群新兵听得很大声。

我第一次登上护卫艇,是在新兵训练结束后,乘艇到造船厂接船。这是我第一次登上当初心向往之的“大军舰”,从早上启航,到深夜抵靠造船厂码头。整整一天的时间,我从甲板到后甲板、从前主炮到后主炮、从前副炮到后副炮、从舱内到指挥台,新奇地跑着看了一天,越跑越有劲,越跑越兴奋。

接到吨位多倍于炮艇、全新而且超大的潜艇后,我的“心海”一下子变得阔大起来。心想,在这么大的“大军舰”上当水兵,以后无论出海多远、遇到多大的风浪,都难不倒我了。不过,这种稚嫩的想法,很快被一次战备巡逻值班任务击碎。

那年除夕的前一天,我们艇突然接到节日战备巡逻值班的任务。原本,战备巡逻值班任务不是我们艇的,因为接受任务的舰艇一部主机的故障还没完全排除。支队临时通知我艇,由我们出海执行春节战备巡逻值班任务。

大年二十九,两辆大卡车“轰隆隆”来回奔波了一下午,为艇上补充了足够的给养。此时,海岛过年的爆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傍晚,舰艇在剧烈的机器轰鸣声中,向着海空拉响三声汽笛,驶离港口,渐次向深海远航而去。

子夜,寒潮带着狂风袭至海面。大海如滚烫的沸水,翻腾着、咆哮着。平时停靠在军港上的“庞然大物”,此时在茫茫大海上,轻如一片,小如一粟。巨浪时而把艇托举得很高,时而又把艇抛入海中。艇像着了魔似的,一会儿腾空跃起,一会儿又重重地砸入海中。许久,它又摇晃着笨重的“脑袋”,缓缓地由海中冒出,开始,我们这些新上艇的战友还能抵抗短暂无暇,时间久了,不少战友开始胃里翻涌,对着大海“哇哇”地呕吐起来。起初,吐的是食物,食物吐完了,就开始吐胃里的胆汁。黄色

胆汁吐完了,就拼命地干呕。干呕会造成胃部的剧烈痉挛,有的战友竟吐出了粘条状的血丝。疼痛使他们大汗淋漓,内衣湿透,但他们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少战友身边放个铁桶,一边在岗位上值班,一边往桶里呕吐。吐得最厉害的,是和我一起上艇、刚分到雷达班的江西籍战友甘永亮。极为难受时,航海长怕他出意外,就用背包把他捆上、绑在岗位上,防止他在颠簸中受伤。

一周后,当我们完成海上战备巡逻值班,返回军港时,大多数战友已非常疲惫,黑瘦了一圈儿。当晚,我们在军港上播放的“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的歌曲声中酣然入睡。

20世纪90年代,我们支队舰艇的种类及型号在悄然发生变化。支队原装备配置的护卫艇、猎潜艇、扫雷舰、登陆舰、导弹快艇等,都在分批次地更新换代。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有些新型舰艇,在水兵们还期待着的时候,就已经安然地停靠在码头上了。

不久,我调至海军某机关工作。3个月后,我就参加了一次舰队组织的联合编队演习。我们的编队横跨多个海域,舰艇也不再是单艘或几艘,而是以“队”的形式出现,除航空兵外,舰艇种类有驱逐舰、护卫舰、潜艇、扫雷舰、补给船等10余种之多。驱逐舰、护卫舰上的新型武器装备配置齐全,自动化、信息化系统全面升级,实战化应用。

2012年秋,我去某地参加新闻学习交流。学习期间,我与几位战友驱车赶到正在兴建的一个军舰码头。站立在码头堤岸,临风向海,极目远眺,是一座蜿蜒向前、一望无际、气势恢宏的现代化超大型军港码头。我猛地想起,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某报社进修期间,报社派我采访海军党代会代表。此次采访活动中,我听到最多的、记忆最深的,就是大多数与会代表对“我们要建造中国航母”的强烈呼声。如今,已如这些“代表”和之前众多“老海军”“老水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18岁的时候,我怀揣着一身戎装的向往,毅然选择了迷彩色的人生之旅。直到现在,我仍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年离开故乡那天的场景。人山人海,我们带着硕大的红花,走进了开往部队的列车,不断和身边的朋友说着话,畅想着我们以后的“迷彩生涯”。回头看看窗外,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一眼就看到了村边那棵高大的榆树,口中随之泛起榆钱清香微苦的味道,激动的心瞬间有些酸涩。

榆钱是榆科植物榆树的翅果。形状似钱而小,色白成串,因其形圆薄如钱,故而得名。由于它是“余钱”的谐音,因而就有吃了榆钱,可以有“余钱”的说法。榆钱虽不起眼,却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不仅好吃,而且也可防病保健。在饥荒之年,是一种可以救人性命的充饥粮食。

小时候,到了春风吹醒万物的时节,小孩子们就会成群结伴去摘榆钱。有的人拎着篮子走在前面,有的人扛着铁钩走在后面。边走边玩,那份欢乐,比春风拂面的滋味还要惬意。

榆钱香甜可口,脆脆的,甜甜的,最方便的是可以直接摘了生吃。我们用钩子摘着榆钱,一边把榆钱往嘴里放。口齿之间满是甘甜清新的味道。那时候我想,春天如果有味道,大概就是榆钱清香的味道吧。

摘完榆钱回到家给母亲,她便要开始准备她的“榆钱盛宴”了。母亲用榆钱能做出各种各样的美食,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的两道拿手作品。

首先是一碗榆钱粥。母亲会先把榆钱摘掉蒂,筛选掉树枝及杂物,用清水洗净,沥干备用。然后在汤锅中加入水,加入大米煮粥,米即将熟时加入榆钱。接着熬几分钟,一锅冒着香气的热粥就出炉了。再者是一道凉拌榆钱。将榆钱洗净滤水后,撒入葱花、香菜,辅以少量食盐、酱油,滴入少量的醋。均匀搅拌后,便是一盘青葱滴翠的凉拌榆钱,味道清香鲜美,别具一格。那质朴的味道,成为我童年春季最美好的回忆。

辗转一路,我踏进了部队的营院。进去之后,班长问了我家庭住址及一些个人情况,然后战友给我端来了洗脚水。班长和蔼地说:“赶紧泡脚解解乏。”我不知所措,傻傻地听着。接着他又端来了面条:“一路饿了吧,快吃一些,吃完后先休息一下。”我点点头,躺在床上,心里暖暖的。

随着一声急促的哨声,我从睡梦中惊醒。只听外面有人说,集合了。我心里想,什么是集合?看着他们匆匆忙忙地戴帽子、扎腰带出了排房,我也不知所措跟着做。排房外,一群人正在迅速列队。接着,班长下口令:向右转,跑步走。大家立即围着排房跑了起来。我那时体能很弱,跑了两步,就感觉呼吸困难,在眩晕中靠在了排房前面的榆树上,就这样度过了在部队的第一天。

在部队的时光里,我们住的是老营房,喊的是一二一,叠的是豆腐块,唱的是嘹亮的军歌。30多人的大通铺,承载着我们这些年轻人火热的青春。营房前那棵粗壮的榆树,比我老家的更高大,也承载着我诸多的记忆。

记得每次5公里跑测试,班长总会

# 有关榆树的记忆

■陈赫

把终点设在榆树处。当时我由于体能差,总是抵达不了终点,在考核中一次又一次地拖全班的后腿。从那时起,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体能赶上来。

从那以后,我每天早上4点起床,准时到操场自己加练。在那些黎明时的晨光中,我挥洒过的汗水,只有那棵榆树知道。清晨的空气中夹杂着露水,训练场上还有阵阵寒意。累到不行的时候,我坐在树下呐喊,大声地告诉自己:作为一个兵,你要把集体荣誉放在头顶!

一个月后,我终于在考核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来到榆树前,默默地流下了眼泪。这是快乐的泪水,不仅因为自己终于不再拖集体后腿了,更因为我终于相信自己可以像高大挺拔的榆树一样,为人们遮风挡雨,能结出累累硕果,帮助需要的人。

排房前这棵粗壮的榆树,每到清明谷雨时节,树上的榆钱便会开始纷纷飘落。形如小铜钱,随风飞舞,一地金黄。好似唐人施肩吾在《戏咏榆荚》中描绘的情景:风吹榆钱落如雨,绕林绕屋来不住。每每此时,班长就会下达打扫卫生的命令。满地榆钱难以打扫,我却最爱这个时候。因为这些榆钱,总是让我想起榆钱粥、榆钱饭的美味,那也是远隔千里故乡的滋味,童年的滋味。

有一年部队在外训的时候,给养物资没有及时跟上。大家在发愁的时候,我看着满树的榆钱,忽然就有了主意。我向连长陈述了做榆钱饭的想法,连长连说了三声“好”,随后大家摘了满满的榆钱。在全连面前,我展示了自己做的榆钱盛宴。那一顿榆钱饭,连队里的每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那也成了我在部队中最为独特的记忆。

“照相”五个镏金大字仿佛是从黑夜里迸发出来的五颗闪亮星星,令我们一行人激动不已!

从浦江县解放西路135号到建德市三都镇乌祥村135号,“一鉴居照相”有着怎样颠沛流离的经历?在乌祥村村口,抬头仰望青翠无比、连绵起伏的山脉,我不觉陷入了遐想之中。古代对“鉴”的解释是多义的,谓之镜,谓之照,谓之戒,谓之察等。“一鉴居”中的“鉴”包含了鉴定之意。光影像像的意义就在于一瞬即是永恒,一鉴可定。任何一位来照相馆拍照的人,都是在向历史交出自己的一个真实瞬间。这既是个人的瞬间,也是时代的瞬间,社会生活的瞬间。而每天都在不间断地见证这种“瞬间”的摄影师是多么伟大而又幸福的人啊!按下快门机的“咔嚓”一声,看似十分轻松,但从历史和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一声“咔嚓”又是十分严肃的,因为那是在为史存照,为后人留证。

我曾见过一些新中国成立前的老照片,照片上多有毛笔题词,类似于国画的题款,可见旧时照相设备虽然简陋,但每一张照片都受到摄影师的重视和主人的珍爱。遥想当年,走进“一鉴居”的人,又有哪一位不想把自己的美好形象留与后人,以为留念?“一鉴居”的摄影师在定格美、创造美、传播美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在记录着历史?

从建德回到浦江县,我们再次造访陈菁故居。当年“一鉴居”所拍摄的照片散落民间,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和历史的考验,如今依旧以泛黄的影像,定格着那段往事。

##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舰艇是海军的基石和命脉。其数量与大小,关乎国防长城的坚实稳固,关乎使命任务的遂行完成。其发展壮大,是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综合实力的集中展现。我在海军部队服役20年,曾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中国海军舰艇的变化历程,见证了伟大祖国的巨大变化和快速发展,如今回忆起来,仍旧感慨良多。

第一次见到舰艇是37年前的秋末冬初。那一年,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水兵。经过数次的集结转换,我们一行50个年轻人,于第4天凌晨抵达广东省某码头——我们要从这里乘艇,到一座小岛上。

艇是登陆艇,看上去上了年纪,较为陈旧,没有火力配置,舱内也不大。我们背着背包,鱼贯而入,依次攀梯上艇,端坐在前甲板上,望着苍茫大海,迎着强劲海风,看着彼此镶嵌着金黄铁锚的黑飘带、蓝白相间的披肩,被海风高高吹起,心里兴奋极了。

航行一小时,进入港口。不知谁惊讶地叫了一声:“看,快看——大军舰!”大家“腾”地站起来,循声望去,远远看见几艘“大军舰”肩并肩停靠在码头,威武极了。“舰”顶的国旗与“舰”尾的军旗,遥相呼应,迎风飘扬,猎猎招展。那一刻激动的战栗蔓延我的全身,手不受控制地握紧,心中一份庄严与神圣油然而生。

艇靠码头,我们一行人又登上卡车。车行近“大军舰”时,大家欢腾起来,数十只手,指着“大军舰”,议论个不停。接兵连长魏传义,一边手做下压势,示意我们抓稳坐好,一边迎着海风,用他那浓重的胶东口音,大声地向我们介绍:“这是炮艇,也叫护卫艇,是海战时的主力战舰……火力可猛了……这种艇,机动、灵活、轻巧……”车行驶过军港,行进军营深处时,连长还在滔滔



## 长征

第5444期

阳光·挺拔(水彩画)

孟祥洋作



# “一鉴居”往事

■吴重生

由陈菁洗印放大的照片就有近万张。在艰苦的环境里,陈菁掌握了从照片拍摄到冲洗、影印、标注图说等全流程的本领。

参加革命后,陈菁决定放弃曾用名“陈梅鹤”,改名为“陈菁”。“菁”本义指草本植物的精华,引申为一切美好的事物。这象征着陈菁立志要为建设富强美好的新中国而奋斗。

陈必寿的舅舅蒋治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他任中共丽水县委书记,以新知书店经理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抱病主编《浙江潮》。1940年12月,他在皖南屯溪病逝,归葬乌祥村。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追认蒋治为革命烈士。

陈必寿告诉我们,抗战期间,浦江县城被日寇占领,他的父亲陈镜明和姑姑陈菁曾带着一家到地处崇山峻岭之中的乌祥村投奔蒋治。

现在,浦江县有关部门希望能恢复故居在中共地下交通站时期的旧貌,将陈菁故居打造成“陈菁影像图书馆”,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 文化随笔

历史视野,家国情怀

浙江省浦江县城解放西路135号,是红色摄影家陈菁故居所在地。从楼梯口侧身进入二层阳台,我俯身捡起一片残瓦,想到这片瓦也许就是陈菁当年从这里出发去皖南参加新四军的见证时,心里便升起一种情愫。

在赴浦江寻访陈菁故居之前,我在上海策划了“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红色摄影家陈菁精神传承座谈会”,与陈菁的侄儿、年近八旬的陈必寿先生有过一番长谈。说起姑姑,陈必寿难掩悲伤之情。陈菁原名陈梅鹤,抗战爆发后,毅然放弃了相对安逸的生活,参加了新四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不久,组织上将她调到新四军军部摄影室工作。摄影室条件简陋,工作量大,胶卷和印相纸稀缺,这就要求冲晒照片时要格外细心,每一张都要物尽其用。为了减少器材消耗,尽量不出废品,她练就了冲印照片的好手艺。仅1939年,